

车祸发生在季帆和老婆抢手机的过程中



李锦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某大学文学系教授季帆自认为是个成功的男人,沉醉于女学生因崇拜而引发的暧昧关系里,以为只要自己把握好分寸,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妻子羿小羽是个普通的职业女性,和许多成功男人背后的中年女人一样,对婚姻和家庭时刻有种危机感,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心生嫉妒,行为过激,致使车祸发生。两车相撞的瞬间,作为司机的季帆本能反应,快速躲避,闪过了自己,却让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严重受伤,昏迷四天四夜,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整容后的羿小羽非常满意自己的新容貌,容貌的改变让她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逐步向一个成功的女人迈进。于是乎,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当初妻子的妒忌和猜疑逐渐发生在丈夫身上……

情感天空

女学生把季帆骗进了宾馆

手机响的时候,葛霖正在海南亚龙湾的沙滩上晒太阳,他是北京一家文学期刊的副总,正在海南召开全国文学期刊杂志会议,总编离不开,作为三个副主编之一的葛霖就主动请缨了。电话是北京邻省一个地级市文联主席老乔打来的,葛霖一看见这个号码,脑子“嗡”的一下,一个星期前受人之请,他答应在这个周日作为特约嘉宾,去这个小城参加他们那里的业余文学青年作品研讨会。

老乔在那边着急地说,葛老师,这,这可怎么办好?葛霖迅速转动着眼珠,想着补救办法:这样吧,乔主席,我给你们介绍个人,他是我的同学,北京N大学文学系教授,让他给你们的作者讲讲课保证比我去效果好。

那边老乔千恩万谢地摺了电话,葛霖赶紧找出电话簿里季帆的号码拨了过去。葛霖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季帆正开车行驶在西三环去香格里拉酒店的路上,两天前他获得了某著名文学期刊评论大奖,学生杨凌向他祝贺时特别邀请他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杨凌是大三的学生,也是他诸多粉丝之一。

听完葛霖的电话,季帆说:你去不了干吗应人家?这擦屁股的事你老想起我,再说我已经答应老婆周末带她们娘俩去植物园了。葛霖说:哥们,救场如救火,小羽那边我给她打电话,下周末我陪她去植物园,行不?季帆说:你没正经的,再说了,那小文联我谁也不认识,去了多不方便?葛霖说:其实我谁也不认识,也是朋友的面子,哥们,你就当体验一把生活吧,我告诉你乔主

席的电话,你记下——,季帆说:我正开着车呢,你把我电话告诉他们,让他们联系我吧,告诉你啊,就这一回,下次,哼!

酒店门口,季帆找好停车位,给杨凌打电话,通知她自己到了。杨凌在电话里告诉了季帆房间号,有服务生过来引导季帆,季帆推开雅间的门,原以为会有许多人,不想只有杨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主宾的位子上,桌子上摆放着几样精致的小菜,还有一瓶已经打开的红酒。杨凌等服务生将房门带好,站起身来,将傻站着的季帆拉到自己刚坐过的位子坐下,然后自己坐在了旁边,笑吟吟地将斟好酒的杯子递给季帆说:我声明,今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您获了大奖我想为您祝贺祝贺,担心实话实说您不会来,所以撒了个谎,您不会怪罪我吧?季帆看着一脸无辜的杨凌,想起妻子说她有心计的话,季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杨凌似乎看出来季帆的心思,调侃说:您现在思想斗争得很激烈吗?要我参战吗?季帆咕哝笑了,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便接过酒杯说:真拿你没办法,你早说实话,今天做东的就是我了,我获奖又有奖金,该我请你们才是啊。杨凌说:那下次吧,今天我起意我买单,来,季教授,真诚地祝贺您!话说到这里,季帆只好端起酒杯和杨凌很响地碰了杯。

杨凌半真半假的话让季帆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觉得再这么下去去离正常远了点儿离暧昧近了些。正想着,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电话是葛霖刚说的那个文联主席打来的,老乔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强,很简单的事情让他客套了半天,这期间,杨凌不时地将酒杯端到季帆嘴边。电

话终于打完了,季帆发现自己大半杯红酒已经被灌下了肚,再看杨凌的小脸也喝得起了两朵红晕。手机再次响起,季帆如遇救命稻草一样飞快地拿起放在餐桌上的手机,他听见自己故作镇定的声音已经变了调,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她说她叫奚雅,他们文联乔主席刚和他通过话,她是文联的作协理事,不好意思再次打扰他,他们原来准备的会议材料介绍的都是葛霖的情况,需要重写,让季帆简单地说一下自己的简历。

电话打完了,季帆发现,杨凌正将瓶里的最后一瓶红酒倒进杯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自己已经把大半瓶红酒喝干了。草草吃了点饭,季帆说:我送你回学校吧?杨凌说:你敬吧,个样子的我送到学校吗?季帆看着红头涨脸的杨凌知道她说得对,他们这个样子出现在学校不是授人把柄吗?再说自己虽然喝得不多但也喝了酒,不遇上警察没事,遇上警察肯定没驾照。只好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走了。

买完单,季帆和杨凌拿着房卡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杨凌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季帆肩上。

季帆的车撞上了一辆卡车

早晨,羿小羽醒来,看见丈夫季帆睡得正香,不知道昨夜他什么时候回家的?看着季帆安谧舒服的睡相,想起昨晚的事情,羿小羽心中的怒气一下子被勾了起来,他倒自在,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她伸出腿狠狠地踹了过去。

这一脚太狠,季帆险些被踹到床下,他睁开眼睛看着怒目圆

睁的妻子问:你发哪门子神经啊?大周六的也不让人多睡会儿?羿小羽起身,边穿衣服边说,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和谁鬼混那么晚?

毕竟是有些做贼心虚,季帆不想让好心情一大早就被破坏掉,伸出手拉了把正在穿裤子的妻子,羿小羽被季帆拽倒在怀里,季帆捧住她的脸说:这么温柔的人说活来怎么这么难听呢?羿小羽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还不知道去问谁呢?谁让我变成这样的?昨晚,担心你喝多了,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你都关机,你说,你没鬼混关机干吗?

我关机了?我,我,我了三遍,季帆才想起手机是杨凌当时嫌那个文联不断打电话关掉的,他忘了开。你不说,我都给忘了,喝酒时,葛霖给我揽了个活儿,让我周末去给一个市文联讲课,那个文联主席真是磨人,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嫌他烦就把手机关了。羿小羽说:周末你不是答应带我们娘俩去植物园吗?季帆说:是啊,我说不去了,可是葛霖那小子答应人家了,他跑海南开会去了,拉我给他垫背。羿小羽说:那你就回来那么晚?季帆闪烁其词,不是喝了点酒吗?吃完饭,几个人又做了做足疗,酒不醒能开车吗?

似乎一切解释都在情理之中,羿小羽觉得自己再无理取闹下去也没意思,挣脱开季帆的胳膊,继续穿衣。你起这么早干吗去?季帆问。羿小羽说:值班去,不早就跟你说了吗?本周六该我值班。季帆边穿衣服边说:我送你吧,顺便把末末送到她娘家,那个文联主席今天就要我过去,说是中午他们市委宣传部领导要亲自为我接风。

周末的北京,早晨路上的车

辆不多,季帆行驶在宽阔的街道上,感觉惬意和满足。

妻子上楼送女儿,季帆打开了手机,他不熟悉那个文联的地址,他需要在行程中再确定一次。手机刚打开,一连串的信息提示,季帆一看全是杨凌发的信息,刚看完两条,妻子送完女儿走下了楼,季帆迅速将手机装进口袋。季帆发动了车子。手机忽然响了,季帆一手把握住方向盘,一手欲掏手机,羿小羽已经先替他掏出来了,羿小羽打开手机喂了两声,没有人回答。

奇怪!怎么没人说话?谁的电话?

我怎么知道?电话在你手里。不满。

羿小羽查阅来电显示,气愤地,又是杨凌那个狐狸精,故意听出是我说话的。

你说什么呢,没准人家有事找我呢,把电话给我。季帆故作镇定地伸出手。

羿小羽说:不给,我倒要看看她这么早找你干什么!羿小羽按了回拨键,电话通了,依然没有人说话。

什么东西!狐狸精!装神弄鬼的,有本事你说话!羿小羽气愤异常。

季帆伸手去抢羿小羽手里的手机,羿小羽躲闪着。

我骂她心疼了?!我就骂!你说是不是杨凌那个骚狐狸精,知道我今天值班又勾引你?还是你早和她约好了?

车子歪扭着,季帆与羿小羽争抢。

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季帆没有发现,羿小羽抬头的瞬间,惊恐地叫了声,啊——

卡车鸣笛,躲闪,季帆奋力地扭转方向盘,一切都无法避免。

金冠大酒店半夜被突击检查



继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贺铮在中纺展开工作,却不料郑氏兄弟对他设计陷阱,中纺面临断产。但贺铮反戈一击,一招瞒天过海又转危为安,反而使得郑氏兄弟落入圈套,使得他们噩运不断,而此时郑氏兄弟的靠山韩市长却远在香港,无法对他们救助。

官场小说

郑天龙进了医院

不过郑天龙何等心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在同调查组周旋两天之后,突发心肌梗塞,连夜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转危为安,不过,却需要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于是,郑天龙借此摆脱了调查组的纠缠,躺在医院的高级病房里,一边接受精心治疗一边期待着韩市长回来。中州的政治博弈进入了白热化。七天后,韩市长风风火火返回中州,顾不得回家歇息,也不去市政府机关处理政务,在田秘书的陪同下直奔医院,急于去安抚郑天龙。

当韩市长大步迈进病房的时候,郑天龙兴奋得从病床上蹿起身来,一把拔掉输液液的针管,快步迎上前,紧紧握住韩市长的双手:“我的大市长啊,可把你盼回来了!”郑天龙如见救星一般。

“莫激动,莫激动嘛。”韩市长关切地问候,“你的病情啥子情况哟?”郑天龙指着自己的胸口:“我的这个心病,医生不好使,只有你这个大市长才能治好啊。”“说说情况吧。”韩市长言归正传。

郑天龙长叹一口气,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韩市长听着郑天龙的讲述,神情变得十分严峻。

如今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岳正达不仅仅拿郑氏兄弟开刀,还对各级组织的领导开展任职考评,凡是同自己关系密切的党政干部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压力。种种迹象充分表明,岳正达纯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果再不采取相应手段进行反击,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州小天下恐怕

就要变天了!

首先,必须保住郑天龙。否则,不但断绝了滚滚的财源,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直接对自己构成威胁。要想保住郑天龙,必须先要保住中纺集团,而保住中纺集团也只有强行挂牌这一条路。一旦自己利用职权越俎代庖,无异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当赌注,成则名利双收,败则全盘皆输。但是,如果不敢放手一搏,岳正达的这把火迟早也会烧到自己的头上。时至今日,已经是别无选择,成败在此一举,只得孤注一掷。

韩市长问:“你的那些文件在吗?”

“在,在。”郑天龙慌忙站起身,从病床的枕下取出一叠文件,双手递到韩市长的面前。

韩市长接过文件,简单翻阅几下,从中取出盖有国资委大红印章的确认批文,伸手向田秘书要过钢笔,稍作思忖,然后挥笔写下:已阅。同意国资委批复意见,照此方案积极运作。最后签下自己的大名。

韩市长把文件交给田秘书,严肃吩咐:“我们马上赶回市政府机关,你负责在批文上加盖市政府的公章,然后由你亲自给郑总送回。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金冠大酒店被查封

中纺集团出人意料地突然挂牌,在中州市又一次引发强烈的震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种种猜测和传言不胫而走,一时间仿佛时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郑氏兄弟再度公然扬威。

周子敬和贺铮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深感震惊,更是迸发难以遏制的愤怒。这位堂堂的市长大人居然采用流氓政客的手段,公然违反行政程序和组织

原则,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情急之下,二人风风火火地来到市政府大楼,在孙秘书的引领下走进岳书记的办公室。

岳书记虚怀若谷,脸上浮动着沉静的笑容,似乎对二人的急切到来早有准备。“岳书记,他们强行……”周子敬不等屁股坐稳便急于汇报情况。岳书记摆摆手:“情况我都知道了,不要急嘛。不能自乱阵脚。”岳书记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烟,“目前的情况从表面上看似乎我们很被动,实际上则不然,是好事嘛。”周子敬和贺铮茫然不解。

岳书记信心十足:“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了打击他们反扑的嚣张气焰,省公安厅已经策划了一个针对性的行动,避实就虚,直击他们藏污纳垢的巢穴。不过,此事要严守机密,不得透露半点风声。”周子敬和贺铮郑重地点头。

夜色深沉,整个中州城在夜幕的笼罩下进入了静谧的梦中,只有金冠大酒店依然灯火通明。在省城通往中州的高速公路出口处,静静地停靠着一长列遮蔽严密的军用卡车,在军车前面是几辆警用大客车,最前面是一辆越野指挥车。车旁站着警容威严的刘威和赵勇,还有一位肩扛少校军衔的武警军官。三个人面容严肃而兴奋,有一种整装待发的跃跃之势。

突然,刘威衣袋里的手机发出急促的铃声。刘威接完电话,随即短促地命令:“行动!”赵勇和武警少校各自带领属下像两股疾速的旋风迅猛地冲进了金冠大酒店——刹那间,金冠大酒店犹如汤泼蚁穴一般炸开了窝,一串串急促的脚步,一声声惊恐的尖叫,夹杂着威严的喝斥和歇斯底里的抗争,汇

合成一片纷杂的慌乱……

很快,纷乱停息,武警战士和警察分别从不同方向押来披着浴巾、裹着床单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一个个袒胸露背,赤膊光腿,狼狈不堪。另外从地下押上一行人,这些人衣着鲜亮,气度不凡,但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酒店查出有卖淫嫖娼和开设地下钱庄的行为。

刘威率领全体干警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天大的时候才完成了全部的讯问和笔录。此时,在金冠大酒店的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当以郑天虎为首的一千人被押出大门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金冠大酒店因违法经营被强令查封,限期停业整改;不可一世的郑天虎被省城的公安人员当众拘捕,威风扫地。人们像传播特大喜讯一般奔走相告,整个中州城洋溢着大快人心的喜庆。但是,半个月后,局势又一次逆转,金冠大酒店重新开张营业,门前依旧车水马龙;郑天虎也毫发未损重返中州,仍然招摇过市。人们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尽情绽放瞬间又凝固了,街头巷尾的喜庆气氛一扫而光。只有郑氏兄弟的狐朋狗友喜出望外,仿佛再一次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希望。中州的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令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这一次又是韩市长大显神通。事发的第二天,韩市长果然亲自赶往省城,上下左右一番活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郑天虎还是被足足拘留了十五天,最后又交纳了数万元罚款,才侥幸得以脱身。

垂死挣扎

中纺集团产权交易摘牌的最后期限一天天临近,郑天虎几

乎天天往银行跑。最初还是满怀信心,渐渐发觉势头有些不对。几家银行像是相互之间通过气似的,都说贷款申请滞压在行长的手里,迟迟不予批复。直到只剩下最后三天,郑天虎才得到确切的答复,不但新贷款的申请遭到回绝,还收到一纸措辞严厉的催还到期日贷款的通知书!

情急之下,郑天虎不得不放下架子又向下面那些熟悉的主任、科长们再三恳求,结果他们都说行长的态度很坚决,根本不能通融。

苦心筹划了数月,眼见快要大功告成,关键时刻陡生变故,如意算盘倏然之间濒临落空,仿佛无形之中有一只不可抗拒的巨手死死扼住了自己的咽喉,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郑天虎苦思冥想,挖空心思仍旧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求助位高权重的韩市长。

韩市长闻讯后丝毫不敢怠慢,风风火火急速赶来。当听完郑天虎的汇报,倏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这是阴谋,我们他妈的上当了,中了他们声东击西的诡计!”郑天虎哭丧着脸:“市长大哥,事到如今,一切都仰仗你了。”

“仰仗个屁!”韩市长怒气冲天,“格老子早就告诫你们不可大意。”郑天虎发急了:“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失败呀。”

郑天龙心机转动:“韩市长,是不是可以从其他企业和一些县、乡想些办法?”

韩市长仿佛被点醒一般豁然瞪大眼睛,认可地点点头,急忙从衣袋里掏出手机,刚要点击号码,又抬头望望郑氏兄弟,像是有所忌讳似的迟疑片刻,然后站起身,丢下郑氏兄弟独自走出病房。

兄弟二人无奈地也都点燃了香烟,在焦急中耐心地等待……

